

仲景傷寒補亡論

仲景傷寒補亡論卷第十七

河南郭雍撰次

痙濕暍叙論一條

痙痙證二十六條

濕病十八條

中暍證六條

霍亂證二十六條

虛煩證七條

痙濕暍叙論一條

仲景曰傷寒所致太陽病痙濕暍三種宜應別論以爲與傷寒相似故此見之雍曰自此以下二卷皆論似傷寒非傷寒之疾痙濕暍蓋其首也三者皆在太

陽一經與傷寒爲難辨故仲景論於傷寒之先以不能先別此三者則必不能辨傷寒也孫真人亦同此言近世方論列於雜病疑似諸疾之中然疑似諸病非太陽所感所以仲景獨先痊濕暍者爲其與傷寒同爲一經根源不異症亦多同悞治則殺人是以不得不先之今討論旣詳復恐亂傷寒症治之法不免依近世所述與霍亂等項別爲一卷其疑似諸疾又附之後卷庶幾有所區別乎

痊瘧二十六條

雍曰先兄子若明醫道常疑醫經中痙痙二字當只是一字傳寫之悞蓋漢晉之書皆作痙如仲景言結胸病項亦強如柔痙狀千金載之曰項亦強如柔痙狀其二字傳寫之悞明矣然素問靈樞二經亦有痙痙一病不同則自仲景以來諸書皆有當爲痙當爲痙者後世傳錄者俱不復辨別也政和間先人客京師有家人病招東平劉寅診視劉曰此痙病也治之愈因問痙痙之別劉曰病以時發者謂之痙不以時發者謂之痙後歸洛有兄病傷寒汗後以時作痙者

先兄因劉醫語用龐氏葛根加麻黃湯治之而愈劉醫之言不見於諸書東平昔多名醫必有由來後雍頗讀醫經始悟劉醫之言雖當而不盡也蓋二字之悞固多有之在漢晉之書中有當爲瘧者亦有當爲瘧者在隋唐之書中亦有當爲瘧當爲瘧者方知瘧瘧必竟二字蓋瘧者病名如曰中風傷寒之類也瘧者症名如結胸痞氣之類也如此言瘧濕暘三病則瘧是病名不可作瘧也倉公當歸湯方云主賊風口噤角弓反張瘧者則是瘧病中一症之名不可作瘧

也蓋瘧是經脈與筋強直反張之病故爲病中之一症所以諸風有瘧傷寒亦有瘧瘧病之中亦有瘧不瘧者大抵瘧爲輕瘧爲重瘧而又瘧者尤爲重劉氏雖不分病名與症名有異而瘧病不以時發故有累日不知人事者瘧病則隨發隨止孫真人所謂須臾有十數發者則又與病以時發不以時發之言相應也故雍謂瘧病名瘧症名者突其源也劉謂以時發不以時發者別其流也活人書又曰陰陽二瘧者此言非古恐出於後世雍以意度之剛瘧之瘧名陽瘧

柔瘧之瘧名陰瘧朱氏雖言陰陽二瘧而終不明辨  
第曰陽瘧屬剛陰瘧屬柔而已其症與藥俱不詳言  
之

仲景曰太陽病脈沉而細者名曰瘧

又曰太陰病發熱無汗反惡寒者名曰剛瘧

又曰太陽病發熱汗出而不惡寒名曰柔瘧巢氏曰  
柔瘧惡寒雍曰詳剛瘧卽與太陽傷寒症同柔瘧卽  
與太陽中風症同然傷寒脈浮緊中風脈浮緩瘧病  
脈沉細當以脈別之

又曰病身熱足寒頸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日脈赤獨頭動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瘧病瘧曰此病爲瘧症字悞

問曰瘧病何由而感也素問三十七篇曰肺移熱於腎傳爲柔瘧仲景曰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瘧又曰瘧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瘧在叔和曰風病下之瘧復發其汗必拘急此皆致瘧之由也千金曰先因傷風後感寒濕則致瘧故柔瘧亦有不惡寒而惡風者



問曰瘧脈如何仲景曰脈沉而細叔和曰其脈伏堅直上下又曰脈來按之築築而弦直上下行巢氏曰策策而弦直上下行者風瘧脈也伏堅直上下瘧而加瘧之脈也築築而弦策策而弦皆病脈築策策亦疑一字悞

問曰治瘧如何叔和曰太陽病無汗而小便反少氣上冲胸口噤不得語欲作剛瘧葛根湯主之雍曰叔和既論治剛瘧次當言柔瘧今乃不言及再論剛瘧爲病胸滿口噤卧不着席脚攣急其人必齟齬可與

大承氣湯雍以仲景傷寒本論無此一症故疑此亦  
非叔和之言悞從之殺人大承氣湯的非治剛痊之  
藥縱是諸痊皆不可用蓋痊太陽中風再感寒濕之  
疾太陽屬表中風在表及寒濕之疾皆不可下其脈  
沉細伏弦亦不可下今又言胸滿非寒則虛痞口噤  
卧不着席又太陽中風之症腳攣急者腳蹇也胞中  
有寒也皆不當行承氣湯用之必死龐朱二氏不明  
改之去之者意其是叔和之言不敢削也朱氏之言  
加審之二字蓋亦有疑矣嘗見庸愚下此以殺人知

而不言不爲無罪然則柔瘧用何藥以治之曰龐氏  
治剛柔瘧加減葛根麻黃湯瘧無汗者加麻黃瘧自  
汗者去麻黃加葛根朱氏治柔瘧以桂枝加葛根湯  
皆其藥治切當者也王叔和曰太陽病其症備身體  
強九九然脈反沉遲此爲瘧括蕪桂枝湯主之龐氏  
曰括蕪不主項強九九其意以治肺熱令不移於腎  
也桂枝湯內加括蕪四兩雍曰審如龐言則移熱之  
瘧乃柔瘧也獨未知瘡家風家二瘧亦同治乎更當  
審其症而用之常見太陽傷寒出汗多致瘧服此亦

愈

千金曰其重者患耳中策策痛此風入腎經中也不治流入腎喜卒然體瘓直如此皆服小續命湯兩三劑雍曰亦須無汗乃可服

又曰針耳前動脈及風府神良雍曰二穴亦難取動脈在客主人之下悞刺陷脈則爲內漏爲聾風府在腦戶瘖門之間悞刺亦死一瘖門風府又禁不可刺能者互審之

又曰剛柔瘓宜加減葛根麻黃湯瘓自汗者去麻黃

更加葛根雍曰此湯諸家未見惟龐氏載之

又曰瘧病不宜大發汗及針灸宜小汗之叔和曰瘧病有灸瘡難療雍曰大抵瘡家忌灸惟孫真人云若耳痛腫生汁作癰癰者乃無害也惟風宜防耳此定爲耳能泄腎氣故也瘧亦同

活人書云柔瘧桂枝加葛根湯主之雍曰此卽仲景治太陽病有汗之藥朱氏以叔和缺治瘧藥故取而用之若然則剛瘧正宜用龐氏葛根麻黃也又朱氏論二瘧取千金說云並宜服小續命湯此皆可爲定

法其熱甚而欲移於腎者必加瘧宜以叔和桂枝加  
括蕞湯主之

叔和曰瘧病發其汗已其脈澹澹如蛇暴腹脹大者  
爲欲解也其脈如故反伏弦者必瘧旣曰瘧病又曰  
必瘧何也雍曰必瘧當作必瘧則義通也此謂瘧病  
加瘧者也

問曰瘧病其詳何如孫真人曰太陽中風重感於寒  
濕則變瘧瘧者口噤不開背張而直如發癰之狀搖  
頭馬鳴腰反折須臾十數發氣息如絲汗出如雨時

有脫易得之雍曰此卽正謂之瘧也瘧同他病而有初無本病或因中風而瘧或因傷寒而瘧或因瘧而加瘧其用藥皆相類大抵葛根續命也

問曰婦人小兒多作瘧何也孫真人曰新產婦人及金瘡血脈虛竭小兒臍風大人濕溫得瘧風者皆死又熱病熱入腎中爲瘧小兒病癘熱甚亦爲瘧雍曰此二者可治之瘧也

問曰風瘧似瘧何如孫真人曰凡風瘧暴尸厥及鬼魘不寤久厥或癲皆與瘧相類宜精察之雍曰風瘧

暴尸厥鬼魔不寤皆冥冥不知人皆似瘧癩癰似瘧  
賊風口噤而瘧者爲風瘧也倉公當歸湯主之龐氏  
曰瘧病卧不着席小兒腰背去席二指大人身側掌  
爲難治雍曰難治尙可治非不治也瘧雖強直不至  
加瘧則幸矣亦見有反張過掌而愈者嘗見口噤似  
瘧略知人事但坐而順挈腰脊仰倒者亦風瘧也服  
倉公當歸湯而愈

問曰瘧瘧二字相混以經別之何如雍曰素問四十  
五篇曰手陽明少陽厥逆發喉痺噎痛腫瘧此非是



太陽之疾而言瘧故全元起本作瘧蓋諸經有瘧獨足太陽有瘧也

問曰巢氏分風瘧傷寒瘧何也雍曰靈樞云熱病不可刺者九二曰熱而瘧者死腰折癢癢瘳也此傷寒瘧也又曰風瘧身反折見取足太陽及膈中及血絡出血此風瘧也靈樞有瘧二故巢氏亦分二瘧嘗見熱病汗後發瘧亦服桂枝加括萋湯而愈經言熱而瘧者死必謂未汗而瘧其熱甚有異耳

雍曰龐氏言若汗出太多因而熱寐汗爲冷濕之氣

復着太陽經故發瘧朱氏言先因傷風後感寒濕而致瘧二者皆謂先因病變而爲瘧者皆瘧之一症如前仲景言太陽病發熱無汗反惡寒發熱汗出不惡寒者乃瘧之正病也朱氏又曰朮附散桂心白朮湯附子防風散八味白朮散桂枝煮散可選而用之其感疾旣非一端固當依症選用也然瘧瘧二病終緣二字差悞諸書鮮有曉然無疑者所以近世無端確之論幸而用藥二病不甚相遠不然大悞也雍深取朱氏治柔瘧用桂枝加葛根湯龐氏治剛瘧用葛根

加麻黃湯叔和治太陽病欲作剛瘧用葛根湯熱甚而瘧用括蕁桂枝湯太抵皆宜續命湯而千金以此治瘧朱氏以治三瘧不同此復不須疑瘧瘧皆用惟無汗者可用也

雍曰二病亦多有之各爲傷寒治或爲風治故不愈風猶近之而未的也雍親見者數人略言其狀一人初如傷寒三數日後冥冥不知人亦似柔軟不甚強直惟忘記口噤不口噤雍謂此瘧也又一人初亦如傷寒數日後時作角弓反張作則口噤不知人罷則

略知人而困雍謂此瘧也

又有傷寒汗後方坐談語次忽瞠目口噤雖坐如故而四肢僵硬不可屈折少頃卽罷罷而復作正所謂須臾數十發者罷則言語如故雍謂此緣出汗多所致傷寒瘧也時服桂枝括萸而愈

又一兒如傷風一二日後不知人冥冥卧不語不食此瘧也忽四肢強直口噤手足皆如策腫手足指皆越開少頃卽定復稍柔但冥冥然雍謂此爲瘧病而加瘧者也

又一村人病二三日後口噤身強直反張覺臂腿長於常日略知人事齒縫中能作聲不甚明曉飲冷水反要火炙尋衣縫摸床撮空無所不至其症甚怪時雍思之只是瘧用大巖蜜湯擦其齒須臾口得開數進續命湯遂愈村人耐疾使富貴安得不死

又一家父子閉戶坐不出門人云患鎖牙風使偵之父子對坐各用兩手板面前一橫木少頃病來則兩手俱脫偃仆後甦而復坐父子更起更偃仆以倉公當歸湯主之其子遂愈父羸老不救問風來之狀則

自足起循太陽經而上過膈中至股分兩支一支循股外而上入腰則猛掣便側起一支循股內而上入少腹考之於經太陽無此別支應是入少陰也

又有一人行次仰面顧者三衆謂仰面有所視少頃卽倒昇歸反張數日而沒此疾症甚不一亦有間者不能具記歷驗之症似微柔軟發痙則極強硬前人叙此未能盡雍雖加詳而次第紊亂耳

### 濕病十八條

雍曰活人書載濕病三種一曰中濕二曰風濕三曰

濕溫

問曰何謂中濕仲景曰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脈沉

而緩者

朱氏云一作細者非也

此名濕痺

一云中濕

濕痺之候其人

小便不利大便反快當利其小便朱氏曰一身盡疼發熱身黃小便自利者朮附湯小便不利大便反快者甘艸附子湯五苓散主之又曰至真要論曰治濕之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

問曰中濕之痺何如雍曰中濕與風寒氣合者爲痺故素問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痺靈樞所謂風

寒濕氣客於外分肉之間朱氏曰中濕與風寒氣合者爲痺其寒多者爲痛爲浮腫非木附桂不能去也其風多者爲煩劇爲流走爲拘急非麻黃薏苡烏頭不能散也其中濕氣者爲堅滿爲氣閉非甘遂葶藶枳朮不能泄也

問曰何謂風濕仲景曰一身盡疼發熱日晡所劇者此名風濕此病傷於汗出當風或久傷取冷所致也金匱要略曰可與麻黃杏子薏苡甘草湯朱氏曰脈浮爲風濕麻黃杏仁湯防己黃芪湯桂枝附子湯甘



草附子湯朮附杏仁湯敗毒散可選而用之

仲景問曰風濕相搏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雨不止醫云此可發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荅曰發其汗汗大出者但風氣去濕氣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風濕者發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風濕俱去也

金匱要略曰濕家身煩疼可與麻黃湯加朮四兩發其汗爲宜切不可用火攻之朱氏曰濕家雖身體疼不可大發汗汗出則作瘥

又曰風濕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已黃芪湯主之  
仲景曰風濕相搏骨節疼煩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  
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  
者甘草附子湯主之千里方名四物附子湯

又曰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  
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濇者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其人  
大便鞭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朮湯主之龐氏云  
桂枝附子湯治大便自利小便不利者雍曰桂枝附  
子湯非桂枝加附子也自是第十七方名桂附湯者

詳見太陽症治上

仲景曰濕家其人但頭汗出背強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則噦胸滿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熱胃中有寒渴欲得水而不能飲口燥煩也

又曰濕家之爲病一身盡疼發熱身色如熏黃龐氏曰宜防已黃芪湯

又曰濕家病身上疼痛發熱面黃而喘

脈經曰病人喘無而字已

上十二字頭痛鼻塞而煩其脈大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病在頭中寒濕故鼻塞內藥鼻中則愈龐氏曰用瓜

蒂細末含水搐少許於鼻中

又曰濕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

一云不利者不死

若下利不止者亦死雍曰大抵濕家不可下也初虞氏曰發汗下之死謂誤作傷寒治而汗下之也

問曰中濕風濕脈何以辨雍曰脈沉而緩者曰中濕脈浮惡風者曰風濕中濕無風脈故也

問曰何謂濕溫王叔和曰傷寒濕溫其人常傷於濕因而中暍濕熱相搏則發濕溫病若兩脛逆冷腹滿支胸頭目痛苦妄言治在足太陰不可發汗汗出不

能言耳聾不知痛所在身黃而色變名曰重暈如此死者醫殺之也朱氏曰濕溫多汗頭目痛苦妄言其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治在足太陰經

餘上下文同

雍曰

白虎加蒼朮湯主之活人書載中濕風濕濕溫三種之外尙缺寒濕痺今續附於後濕痺謂緩風濕痺亦云濕風非風溫也

仲景曰傷寒發汗已身日爲黃所以然者以寒濕在裏不解故也以爲不可下也於寒濕中求之常氏云可五苓散雍曰濕病汗不出者寒濕在裏不解也凡

濕家發黃者宜五苓散

又曰濕家病在頭中寒濕則頭痛鼻塞而煩內藥鼻中則愈其詳見上

千金方曰濕痺緩風身體疼痛如欲折如錐刺刀刺七物附子湯主之又曰濕風體痛如折肉如錐刺刀所刺八物附子湯

中暍六條

仲景曰太陽中熱者暍是也其人汗出惡寒身熱而渴也金匱要略曰白虎加人參湯主之雍曰亦有惡

風者謂汗太多也

又曰太陽中暍者身熱疼重而脈微弱此以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要略曰瓜蒂散主之

又曰太陽中暍者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其脈弦細芤遲小便已灑灑然毛聳手足逆冷小有勞身卽熱口開前板齒燥若發汗則惡寒甚加溫針則發熱甚數下之則淋甚龐氏曰宜大小橘皮湯大橘皮湯治動氣在下不可發汗者小橘皮湯主手足逆冷嘔噦卽二味生薑橘皮湯

問曰中暑中暍熱病何以別之雍曰冬傷於寒因暑氣而後發者爲熱病冬不傷於寒而夏傷於暑爲中暑中暑卽中暍也皆太陽經受病故熱病正爲傷寒而中暑爲與傷寒相似活人書曰夏月發熱惡寒頭疼身體肢節痛重其脈洪盛者熱病也夏月自汗惡寒身熱而渴其脈微弱者中暑也太抵中暑與熱病外症相似但以脈盛脈虛別之甲乙經云脈盛身寒得之傷寒脈虛身熱得之傷暑蓋寒傷形而不傷氣所以脈盛熱傷氣而不傷形所以脈虛傷寒肢節痛



重其脈洪盛按之有力此冬月感寒深至夏發耳中  
暑則背寒面垢手足微冷煩渴口燥但覺倦怠四肢  
却不痛重其脈微弱按之無力白虎湯主之其厥逆  
惡寒者橘皮湯主之頭痛惡寒心煩躁心下不快者  
五苓散爲最良

問曰中暑何故灑灑然毛聳惡寒朱氏云經曰四時  
八風之中人也固有寒暑寒則皮膚急腠理閉暑則  
皮膚緩腠理開開則灑然寒閉則熱而問近人不問  
中熱暑或作熱病法治之復用溫熱藥必致發黃斑

出更爲蓄血尤宜戒之

問曰熱病暑病暍病三者異名諸家不分何如雍曰  
熱病亦可謂之暑暍病亦可謂之暑故時言熱亦時  
言暑其始則當有熱暍二病以其通可謂之暑故有  
三名是以難別素問曰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以熱  
而言也又曰先夏至日爲病溫後夏至日爲病暑此  
以暑而言也二者其實一也仲景叔和曰中而卽病  
者名曰傷寒不卽病者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  
病又曰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此一病或言暑或

言熱也是以巢氏於傷寒之外別出熱病一門而首  
曰暑病者熱重於溫也是熱病亦謂之暑也龐安常  
復出暑病一篇而取之實傷寒之熱病又二家所載  
皆以素問五臟熱病爲主是名同而實異也惟朱氏  
分別熱病與中暑不相差互然朱氏所謂熱病者傷  
寒也所謂中暑卽暈者是也其意易明不令人惑當  
從朱氏名之其他諸家所論亦未嘗不同名特異耳

霍亂二十六條

仲景問曰病有霍亂者何荅曰嘔吐而利此名霍亂

問曰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荅曰  
此名霍亂吐利而復發熱也

一作自吐下又利止復更發熱

雍曰此

論霍亂似傷寒之症也

又曰傷寒其脈微濇者本是霍亂今是傷寒却四五  
日至陰經上轉入陰必利

一作吐利

本嘔下利者不可治

也欲似大便而反失氣仍不利者此屬陽明也便必  
鞭十三日愈所以然者經盡故也下利後當便鞭鞭  
則能食者愈今反不能食到後經中頗能食復過一  
經能食過之一日當愈不愈者不屬陽明也惡寒脈

微而一作緩

復利利止亡血也四逆加人參湯主之雍

曰此論今是傷寒之症故言本嘔下利不可治若論霍亂則必嘔吐而利也一是傷寒而不屬陽明惡寒脈微復利利止者則用四逆加人參湯主之此湯若霍亂症亦可服千金翼合二論爲一是當經有缺文問曰霍亂何由而致也雍曰胸中逆亂之氣也初無疾而霍亂往往飲食失節而致胸中逆亂也故傷寒而霍亂者陰陽二氣亂於胸中也靈樞三十四篇曰清氣在陰濁氣在陽榮氣順脈衛氣逆行清濁相干

亂於胸中是爲大悞又曰亂於腸胃則爲霍亂經言  
五亂霍亂其一也惟亂於胸所以吐亂於腸所以利  
也孫真人曰飲食狃獮復食乳酪海陸百品無所不  
噉眠臥冷席多飲寒漿胃中諸食結而不消陰陽二  
氣壅而伏痰陽氣欲升陰氣欲降陰陽乖隔變成吐  
利頭疼如破百節如解過體之筋皆爲回轉論雖小  
卒病之中最爲可畏雖臨履薄危不足論也故古人  
語此者刺之則徐出徐入導氣而已非補瀉也用藥  
者順其陰陽之氣而已無汗下也此伏治亂氣之道

仲景曰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

又曰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小和之

又曰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湯主之

又曰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者四逆湯主之

又曰吐已下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脈微欲絕

者通脈四逆加豬胆汁湯主之千金翼曰無豬胆以羊胆代之千金方別有加減法

又曰吐利發汗脈平小煩者以新虛不勝穀氣故也  
雍曰勿服藥損穀則愈

叔和曰轉筋爲病其人臂腳直脈上下行微弦轉筋入腹雞屎白散主之

千金要方曰凡霍亂務在溫和將息若冷則遍體轉筋凡此病定一日不食爲佳仍須三日少少飲粥三日已後可恣意食息七日勿雜食爲佳所以養脾氣



也

又曰凡諸霍亂忌與米飲胃中得米卽吐不止但與厚朴葛根飲若冬瓜葉但沾漬咽喉而不可多與若服湯時隨吐者候吐定乃止胗脈絕不通以桂合葛根爲飲吐下心煩內熱汗出不轉筋脈急數者可犀角合葛根爲飲吐下不止發汗心煩欲飲水可少飲米粉汁爲佳若不止可與葛根薤苳飲服之又曰霍亂吐多者必轉筋不渴卽臍上築霍亂而臍上築者爲腎氣動當先治其築治中湯主之去朮加

桂心去朮者以腎虛故也加桂者恐作奔豚也霍亂而臍上築吐多者若下多者霍亂而驚悸霍亂而渴霍亂而腹中痛嘔而吐利嘔而利欲得水者皆用治中湯主之

又曰治中湯治霍亂吐下脹滿食不消化心腹痛

又曰霍亂轉筋內冷汗出嘔噦者四順湯主之

又曰霍亂多寒手足厥冷脈絕者宜當歸四逆加吳茱萸湯舊方用棗三十枚今以霍亂病法多痞故除之如退棗入葛根二兩佳霍亂四逆湯加半夏一合

附子小者一枚惡寒乃與大附子

朱氏無此加減故詳錄之

又曰霍亂吐利已服理中四逆四順熱不解者竹葉

湯主之

與竹葉石膏湯方不同

又曰毒冷霍亂吐利煩嘔轉筋內冷汗出手足指皆腫喘息垂死絕語音不出百方不效脈不通者服人參湯取差乃止隨吐續更服勿止并灸之

又曰老人羸劣冷氣惡心飲食不化心腹虛滿拘急短氣霍亂嘔逆四肢厥冷心煩氣悶流汗扶老理中湯原係理中散常服以蜜爲丸

又曰霍亂四逆吐少嘔多者附子粳米湯主之

又曰婦人霍亂嘔逆吐涎沫醫反下之心下卽痞當  
先治其吐涎沫可服小青龍湯涎沫止次治其痞可  
與甘草瀉心湯

又曰中熱霍亂暴利心煩脈數欲得冷水者以新汲  
井水頓服一升

又曰凡霍亂灸之或未能立差終無死憂不可逆灸  
或但先下後吐當隨病狀灸之雍曰治霍亂之法惟  
千金要方最爲詳備除已前錄外尙有霍亂餘症及

轉筋危症等十六法灸法十八法當叅同用之

活人書曰夏月中暑霍亂上吐下利心腹撮痛大渴  
煩躁四肢逆冷汗自出兩腳轉筋宜服香薷散須井  
中沉令極冷頓服之乃效雍曰香薷厚朴藹荳皆古  
人治霍亂要藥故此藥爲有理中暑霍亂惟納冷水  
飲則不復吐逆時有以新汲水服理中丸亦佳靈苑  
方煮良薑末沉令極冷服皆宜冷服

問曰傳信載柳州嘗得乾霍亂吐之愈諸家未見有  
言乾霍亂者有之乎雍曰有之第當時不能究其說

其言少僞耳近世之人尤不如也霍亂者五亂之一也皆作吐利無乾而不吐利者其不吐利者亂氣也按靈樞經五亂之症惟亂於腸胃一症名霍亂故作吐利其餘四症皆不作吐利只謂之亂氣柳州之疾蓋亂氣干心之症非霍亂也謂爲乾霍亂者雖謬然尙不失爲五亂之一今則無復知亂氣之名矣

### 虛煩七條

孫真人曰諸虛煩熱者與傷寒相似然不惡寒身不疼痛故知非傷寒也不可發汗頭不痛脈不緊數故

知非裏熱也不可下如此內外皆不可攻而強攻之  
必遂損竭多死難救也此虛煩但當用竹葉湯若嘔  
者以橘皮湯一劑不愈爲可重辨也此法宮泰數用  
甚效驗傷寒後虛煩亦服此湯

活人書曰王叔和云有熱不可大攻攻熱者則寒起  
正宜服竹葉湯

仲景曰傷寒虛羸少氣氣逆欲吐者竹葉石膏湯主  
之

雍曰千金方竹葉湯有二方霍亂熱不解者用竹葉

湯與竹葉石膏湯方不同若裡虛煩不可攻者當以竹葉湯與前所說虛煩症同當用之卽仲景竹葉石膏湯也

雍曰王仲弓云凡似傷寒症有五一日瘧二曰濕三日暍四曰霍亂五曰虛煩已上四症見仲景論獨虛煩始於孫氏

龐氏曰虛煩似傷寒身亦熱而煩躁頭不痛身不疼脈不數者宜竹葉石膏湯主之兼治中暍吐逆脈滑數者



又曰虛煩或嘔逆吐脈弦細乳遲手足微寒胸寒者  
橘皮湯主之兼治暴寒下利只用生薑橘皮二物水  
煎

仲景傷寒補亡論卷第十七

終

仲景傷寒補亡論卷第十八

河 南 郭 雍 撰 次

傷寒溫疫論一條

溫病論六條

風溫溫毒論四條

傷寒相似證論十四條

傷寒溫疫論一條

雍曰傷寒時氣症類亦多或名傷寒或名溫病或曰  
時行或曰溫疫或曰溫毒或以爲輕或以爲重論說  
不一益令人惑大抵其病往往有一種卽時發者必

輕經時而發者必重也且如傷寒一病仲景以爲冬傷於寒中而卽病者名曰傷寒蓋初感卽發無蘊積之毒氣雖爲傷寒而其病亦輕仲景又曰不卽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熱病是則旣傷於寒又感於溫兩邪相搏合爲一病如人遇盜又有同惡濟之者何可支也故傷寒冬不卽發遇春而發者比於冬之傷寒爲重也又有夏至而發者蓋寒毒淺近在膚腠正氣易勝故難久留是以卽發其毒稍深則入於肌肉正氣不能勝必假春溫之氣開疎

腠理而後可發是以出爲溫病又其毒之盛者經時  
既久深入骨髓非假大暑消燦則其毒不可動此冬  
傷於寒至夏爲熱病者所以又重於溫也故古人謂  
冬傷於寒輕者夏至以前發爲溫病甚者夏至以後  
發爲暑病也此三者其爲傷寒本一也惟有卽發不  
卽發之異隨脈變動遂大不同又有冬不傷寒至春  
感不正之氣而病其病無寒毒之氣爲之根雖名溫  
病又比冬傷於寒至春再感溫氣爲病輕然春溫冬  
寒之病乃由自感自致之病也若夫一鄉一邦一家

皆同患者是則溫之爲疫者然也非冬傷於寒自感  
自致之病也蓋以春時應煖而反寒夏熱反涼秋涼  
反熱冬寒反煖氣候不正盛强者感之必輕衰弱者  
得之必重故名溫疫亦曰天行時行也設在冬寒之  
日而一方一鄉一家皆同此病者亦時行之寒疫也  
大抵冬傷於寒經時而後發者有寒毒爲之根再感  
四時不正之氣而病則其病安得不重如冬病傷寒  
春病溫氣與夫時行瘟疫之類皆無根本蘊積之類  
纔感卽發中人淺薄不得與寒毒蘊畜有時而發者

同論也惟溫毒一病既非傷寒又非溫病乃在冬時  
表嘗感寒先感冬溫不正之毒後復爲寒所折膚腠  
閉密其毒進不得入退不得泄必假天氣暄熱去其  
外寒而後溫氣得通鬱積既久毒傷肌膚故斑如錦  
文或爛爲瘡而後可出仲景曰其冬有非節之煖名  
爲冬溫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謂此溫毒也亦有所  
感輕淺則易出所感深重則非節之煖人人皆感故  
每爲疫其實先溫後寒所以與傷寒大異然而時之  
氣有正有不正何也大論曰春氣溫初夏氣暑熱秋

氣清涼冬氣冰冽此則四時正氣之序所謂四時正氣之病也又曰春時應煖而反大寒夏時應熱而反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是謂不正之氣毒傷人者也雍論傷寒名例已見於初卷今辨析時行溫疫詳言著於篇下

溫病六條

雍曰醫家論溫病多悞者蓋以溫爲別一種病不思

冬傷於寒至春發者謂之溫病冬不傷寒而春自感風寒溫氣而病者亦謂之溫及春有非節之氣中人爲疫者亦謂之溫三者之溫自不同也素問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又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爲病溫此皆謂傷寒而成溫者比之傷寒熱病爲輕而比之春溫之疾爲重也其治法與傷寒皆不同或有冬不傷寒至春自傷風寒而病者初無寒毒爲之根源不得謂之傷寒第可名曰溫病也又或有春天行非節之氣中人長幼病狀相似者此則溫氣成疫



也故謂之瘟疫瘟疫之病多不傳經故不拘日數治之發汗吐下隨症可施行其不傷寒至春觸冒自感之溫治與疫同又輕於疫也或曰春時觸冒自感之溫古無其名何也曰假令春時有觸冒自感風寒而病發熱惡寒頭疼身體痛者既非傷寒又非疫氣不因春時溫氣而名溫病當何名也如夏月之疾由冬感者爲熱病不由冬感者爲暑爲暍春時亦如此也活人書萎蕤湯方云治風溫兼療冬溫及春月中風傷寒卽其藥也曰何以辨其冬感春感之異曰但傳

經皆冬感也皆以傷寒治不傳經者皆春感也皆以溫氣治之今於諸家方論下別而言之庶幾易明然春溫之病古無專治之法溫疫之法兼之也

活人書曰春月傷寒謂之溫病冬傷於寒輕者夏至以前發者爲溫病蓋由春溫煖之氣而發也雍曰此謂傷寒之溫也卽素問所謂凡病傷寒而成溫病者是也其治與傷寒同故朱氏自註曰非徒溫疫也

又曰治溫病與冬月傷寒夏月熱病不同蓋熱輕故也雍曰此謂春溫非傷寒者若傷寒成溫則其熱輕

於熱病而重於冬月傷寒也蓋冬月傷寒爲輕至春發爲溫病爲重夏月熱病爲九重也朱氏註曰春秋初末陽氣在裏其病稍輕縱不用藥治之五六日亦自安卽此推之則此春溫之病乃謂非傷寒成溫者又曰升麻湯解肌湯最良熱多者小柴胡湯主之不渴外有微熱者小柴胡加桂枝也嗽者小柴胡加五味也煩躁發渴脈實大便閉塞者大柴胡微利也虛煩者竹葉湯次第服之此治春溫之法其傷寒成溫者并依傷寒治之治溫疫之法并同春溫而加疫藥

也

又曰一歲之中長幼疾多相似此溫疫也四時皆有不正之氣春夏亦有寒涼時秋冬亦有暄暑時人感疫癘之氣故一歲之中病無長幼悉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俗謂之天行是也老君神明散務成子螢火丸聖散子敗毒散主之雍曰此謂春溫成疫之治法也若夏暑成疫秋瘟成疫冬寒成疫皆不得同治各因其時而治之況一歲之中長幼疾狀相似者卽謂之疫如瘧利相似咽喉病相似赤目相似皆卽疫也

皆謂非觸冒自取之因時行之氣而得也

又曰春應暖而涼氣折之則責邪在肝升麻解肌湯  
主之夏應暑而寒氣折之則責邪在心射干湯半夏  
桂枝甘草湯選用之秋應涼而反大熱抑之則責邪  
在肺溫熱相搏民多病瘧宜白虎加蒼朮湯煎茵陳  
湯調五苓散冬應寒而反大溫抑之則伏寒變爲溫  
宜萎蕤湯土無正名因火而名當隨其經而取之此  
又治四時溫氣之法溫疫皆同治也

風溫溫毒四條

千金方曰風溫之病脈陰陽俱浮汗出體重其息必喘其形狀不仁默默欲眠下之者小便難發其汗者必譫語加燒針者則耳聾難言但吐之則遺矢便利如此疾者宜服萎蕤湯活人書曰脈尺寸俱浮頭痛身熱常自汗出體重其息必喘四肢不欲收嘿嘿但欲臥者風溫也病人素傷於風因復傷於熱風熱相搏則發風溫主四肢不收頭疼身熱常自汗出不解治在少陰厥陰不可發汗汗出則譫語獨語內煩躁擾不得臥若驚癇目亂無精治者復發其汗如此死

者醫殺之也活人書曰風溫不可發汗宜萎蕤湯風  
溫身灼熱者知母葛根湯風溫加渴甚者栝蒌根湯  
風溫脈浮身重汗出漢防己湯

活人書曰初春病人肌肉發斑隱疹跡如錦文或咳  
心悶但嘔者此名溫毒也溫毒發斑者冬時觸冒寒  
毒至春始發病初在表症如傷寒或已發汗吐下而  
表症未罷毒氣不散或發斑黑膏主之成瘡者自作瘡毒治不可  
用黑膏又有冬月溫煖人感乖戾之氣冬末卽病至春  
或被積寒所折毒氣不泄至天氣暄熱溫毒始發則

肌肉斑爛癰疹如錦文而咳心悶但嘔清汁葛根橘  
皮湯主之雍曰不必初春春夏皆發其斑與傷寒不  
同癰疹如錦文而不作瘡爛者是也其發瘡膿爛者  
卽時行熱毒豌豆瘡也二者初症皆先有表証如傷  
寒又有癰疹赤白二種初無表症暴感溫氣而作其  
毒輕淺風尸之類也又有一種遍身如錦初亦無表  
症暴感而作如丹如疹其毒亦輕皆詳見小兒瘡疹  
後斑瘡癰疹論辨中

雍曰仲景言風溫溫毒二症又與二說不同仲景之



言曰傷寒過十三日以上不間尺寸陷者大危若更感異氣變爲他病者當依後壞病症而治之若陽脈浮滑陰脈濡弱者更遇於風變爲風溫陽脈洪數陰脈實大者更遇溫熱變爲溫毒溫毒爲病最重此乃傷寒後四種壞病此病最爲重也又非但前所謂風溫溫毒而已其用藥亦當不同然則仲景所言傷寒壞病中風溫毒也諸家所言者冬春自感風溫溫毒也其治之輕重不得不異也四種壞病中又有濕溫一症見第八卷不可汗門中

雍曰天行溫疫雖症不多用藥亦多端如千金方言辟溫疫氣并斷溫疫相染諸方及千金翊彈鬼丸神明白散太乙流金散螢火丸等方前人雖嘗選用更嘗缺省收其遺逸用之大抵治疫尤要先辨寒溫然後用藥取陰陽表裏之在傷寒也故龐安常又述其治寒疫諸方蓋以赤散解聖散之類皆宜治寒疫若施之瘟疫則益熱矣

傷寒相似諸症十四條

雍曰活人書論痰症食積虛煩腳氣四者皆與傷寒

相似而實非傷寒醫者見其發熱惡寒多作傷寒治之因茲天橫甚多故特立此名使覽者知其非傷寒也雍取此論而廣之然虛煩一症已置之前卷者仲景言病有本是霍亂今是傷寒者孫真人言傷寒後虛煩故以霍亂虛煩二病次於前卷痊濕暍之後今獨取朱氏之說繼之以瘡毒蟲毒溪水瘴霧諸症類傷寒者皆當辨症而後用藥也

活人書曰病有憎寒發熱者惡風自汗寸口脈浮胸膈痞滿氣上冲咽喉不得息而頭不疼項不强者此

爲有痰也雖類傷寒但頭不疼項不强爲異宜服柴胡半夏湯金沸草散大半夏湯若氣上冲咽喉不得息者用瓜蒂散吐之古法服瓜蒂散用一錢匕藥下便臥欲吐且忍之良久不吐以三錢匕湯二合和服以手指搥之便吐不吐復稍增之以吐爲度若吐少病不除明日如前法再服之但不可令人虛也藥力過時不吐飲熱湯一升以助藥力吐訖便可食無復餘毒若服藥過多者飲水解之雍曰凡吐後須服糜粥二三日忌生冷油膩物

又曰頭疼脈數發熱惡寒而身不疼痛左手脈平和者食積也雖類傷寒而左手人迎脈平和身不疼痛者是也甲乙經云人迎緊盛傷於寒氣口緊盛傷於食蓋氣口主中人迎主外以此別之傷食之症由脾胃伏熱因食不消發熱故似傷寒若膈實吐嘔者食在上腕宜吐之若心腹滿宜下之治中湯五積散黑神丸可選用也雍曰巢氏言脾胃有伏熱因食不消所以發熱狀似傷寒但身不疼頭不痛爲異

又曰食積病亦類時行但發熱頭疼食病當速下之

時行病當待六七日下之

又曰傷寒頭疼身熱支節痛大便秘或嘔逆而腳屈弱者腳氣也傷寒只傳六經故症與腳氣相似然終不同者孫真人云卒起腳屈弱不能轉動者此爲異耳其脈弦而浮者起於風濡而弱者起於濕洪而數者起於熱遲而濇者起於寒風者汗而愈濕者溫而愈熱者下而愈寒者熨而愈腳氣之病始得不覺由他病乃知毒氣入腹則少腹頑痺不仁令人吐嘔死在旦夕矣然腳氣之候必先從腳起或先緩弱疼痛

寒勝爲痛痺

或行起忽倒或兩脛腫滿或不腫腳膝枯細

或心中忪悸或少腹不仁

病久入深營衛不榮故爲不仁不仁者皮膚頑木不

知是也

或舉體轉筋或見食吐遂惡聞食氣或胸滿氣

急或遍體酸疼皆腳氣候黃帝所謂緩風痺是也頑

弱名緩風疼痛爲濕風痺

痺者閉也閉而不仁故名痺

宿患瘴毒

得熱更增雖形候旺盛猶在於表未入腸胃不妨溫

而汗之已入內者不妨吐而下之又本有冷今得溫

瘴雖暴壯熱煩滿秘塞正須溫藥汗之汗之不散不

妨寒藥下之若服利藥不瘥成黃疸不瘥爲尸疽病

前熱而後寒者發於陽無熱而惡寒者發於陰發於陽者攻其外發於陰者攻其內一日二日發汗必愈三日以上宜吐之五日以上當下之雍曰要方叅千金翊方十卷皆有方宜用

問曰瘴作瘧何如巢氏曰此病生於嶺南一帶山瘴之氣其狀發寒熱休作有時皆由山溪源嶺瘴濕毒氣故也其病重於傷寒暑之瘧鯁鯁湯主之此又休作無時其初皆類傷寒也

問曰霧氣如何千金三十九卷曰患霧氣者心內煩



少氣頭痛項急起則眩又身微熱戰掉不安時  
復憎寒心中欲吐吐時無物者猪清湯主之雍曰頭  
痛項急身熱憎寒皆傷寒類也

問曰溫瘧類傷寒何如素問三十三篇曰溫瘧者得  
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  
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腠理燠肌肉消腠理發泄  
或因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  
從內出之於外雍曰溫瘧始感之氣與傷寒同及其  
發出之時與傷寒異故不爲傷寒而爲瘧也溫瘧之

症寒中三陽所患必熱小續命湯去附子減桂一半  
主之大煩躁者紫雪最良大便秘者脾約丸神效丸  
五柔丸大三脘散木瓜散主之頭痛身熱肢體痛而  
腳屈弱者是其人素有腳氣此時發動也腳腫者枳  
榔散主之腳氣方論千金外臺最詳大熱越婢湯小  
續命湯薏苡仁酒脾約丸神效丸皆要藥仍針灸爲  
佳用補藥與湯淋洗皆大禁也雍曰此其大致也前  
言閉而不仁故名痺不仁者痺之一症非痺皆不仁  
也腳氣與痺各詳本症論之

雍曰凡射工毒水毒瘴霧瘡瘍斑豆等症其初如傷寒故孫真人於傷寒後附溪毒一症溪毒卽射工今詳其狀類以明其症與傷寒別是亦疑而辨之也

孫真人曰江南有射工毒蟲一名短狐溪毒一名蜮其蟲形如甲蟲無目而利耳有一長角在口前如弩担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爲矢因水勢以射人人或聞其在水中鈹鈹作聲要須得水沒其口便以口中毒射人此蟲畏鷺鷥能食之其初始症候先要寒噤寒熱筋急仍似傷寒亦如中風便不能語朝蘇晡劇

寒熱悶亂是其症也始得三四日急治之稍遲者七

日死又曰中人瘡有三等

巢云四等

又曰其蟲小毒輕者

及相逐者射著人影者皆不卽作瘡先病寒熱自非

其地之人不知其症便謂傷寒作治乖謬是以致禍

方見千金二十及第十卷第五卷

雍曰巢言含沙射人影便成病此

取杜元凱之說又曰中人頭面尤急腰以上去人心

近多死腰以下小腹不治亦死

孫真人曰凡山水有毒蟲人涉水之時中人以射工

而無物其診法初得之惡寒微似頭疼巢云偏頭痛

目眶痛心中煩懊四肢振掀腰背百節皆強兩膝痛  
或翕翕而熱但欲眠旦醒暮劇手足逆冷至肘膝二  
三日腹中生蟲蝕人下部肛中有瘡不痛不痒令人  
不覺不急治之六七日上蝕五臟下利不禁良工不  
能治矣水毒有陰陽覺之急視其下部若有瘡正赤  
如截肉者爲陽毒最急瘡如鯉魚鱗者爲陰毒猶小  
緩要皆殺人不過二十日也初中水毒時當以小蒜  
作湯試之方治詳見千金巢氏曰東南郡縣山谷溪  
源有水毒病亦名溪溫以其病與射工診候相似故

通呼溪病其實有瘡是射工無瘡是溪毒也又曰水  
毒有雌雄脈洪大而數者爲陽是雄溪易治宜先發  
汗及浴脈沉細而遲者爲陰是雌溪難治欲審知是  
中水毒者手足指冷爲是不冷非也又呼爲蜚病  
巢氏曰嶺南從仲春至仲夏行青艸瘴季夏至孟冬  
行黃芒瘴先熱後寒自餘諸瘴疾見本病門  
問曰傷寒亦變瘧乎千金三十五卷曰時行後變成  
瘧瘧者大五補湯主之

問曰酒病似傷寒何如巢氏曰酒有毒而性尤熱飲

之過多故毒熱氣流溢經絡浸淫府藏而生諸病也  
或煩躁壯熱而似傷寒或洒淅惡寒有同溫瘧或吐  
利不安或嘔逆煩悶隨藏氣虛寒而生病焉雍曰凡  
癰疽病及豌豆胞瘡之類初症多類傷寒各見本門  
更不重出

仲景傷寒補亡論卷第十八

終